

## 回忆黎明前的清华园

○白祖诚（1951生物）

清华园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立，已经六十多年了。这个历程中，不管是历史记述、资料，还是点滴故事，只要是真实的有价值的，都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多年来不断进行回忆和思考、反思，出版了《回忆与思考》、回忆录《路漫漫》（前两部）等书，就是想留下点历史资料。

清华园解放，是北京新生的开端。下面记述的是清华园解放前后半年多中，几个难忘的故事，至今一想起来就激动不已。

1948年春，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反动政府垂死挣扎，加剧镇压。清华地下党根据上级指示，反复在党内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党员提高警惕、防止迫害。如果突然有危急情况，要做好能马上撤退到解放区去的准备。万一被捕，要机智应对，必要时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守党的机密和保护同志。

果然，暑假后期的8月19日凌晨，国民党派兵包围了清华园，也包围了北大、师大等校。地下党事先已从打入国民党“特刑庭”的内线处获得了消息，半夜派人赶在敌人围园前把敌人要搜捕的名单送到清华地下党总支。总支一方面布置安排名单上的同学紧急隐蔽、疏散，尽快设法出校园，撤退到河北平山解放区，另一方面向校方商请学校领导出面与敌人谈判周旋，同时，紧急布置和进行各种应变准备。

除隐蔽撤退有危险的同志外，隐藏党



白祖诚学长在4月23日1951届毕业生60周年庆祝会上发言

的秘密文件资料是另一项重大任务。我当时的联系人夏杰（后改名沈澄）找我，交给我一大包秘密文件，要我快找个安全可靠的地方隐藏。我想到了游泳池的更衣室，就把大文件包藏在一件佯披在身上的茄克衫下，飞快地跑过大操场。进入游泳馆，还真有几个人在池中游水嬉玩。我若无其事地走到靠墙的一排铁皮更衣柜前，把文件包放进一个格子里，盖上茄克衫，锁上格子门，再把衣服都塞进柜里，锁紧，把钥匙套紧在手腕上。然后，我大摆大摆走到游泳池边纵身一跳入水游起来。在水中玩耍的几个人，看我的眼光中没有一点异样或怀疑。游了十几分钟后，我上岸穿好衣服，又若无其事地吹着口哨出馆，快步回到宿舍，进门就躺在床上，心里还在扑通扑通地跳。

## □ 值年园地

午饭后，夏杰来找我，说上级决定把文件埋起来。我再到游泳馆取出文件包，和夏杰一块把文件用防水的油纸包好，再套上一个大书包，到气象台附近找一个隐蔽处，旁边有一棵小树为标志，挖一个直径和深度都各二尺多的坑埋好，覆土踩实，再盖上些草皮碎枝。我们俩一再互相叮嘱：一定不能向任何人包括同志、好友说这事，如果被敌人逮捕了更宁死不能吐露半点。

这时敌人搜寻不出黑名单上的人，又迫使校方出面召集全体在校学生集中到大礼堂，军警按名单一个一个点名查验学生证。由于名单上的人这时早已出校或隐匿在一些进步教授家中，军警这一套只是走形式，什么也查不出来。我完成了保护党的机密的任务，十分高兴。

这次大逮捕前，中央和学委已指示：在当前形势下，除一批必须的地下党员留学校坚持斗争外，家在外地而安全有保证又有条件在当地开展工作的党员，可以转移到家乡去开辟新的战场。因此，从初夏到8、9月，清华转移走的有百人以上。我熟悉的人中，魏任之、陈金秀（后改名陈明）、夏雄（后改名齐怀远）去了城工部，张泽石回四川参加了华蓥山游击队，王裕昆、陆钟玮、吴道源回了云南，参加了边纵游击队。这些同志走前，陈金秀、夏雄、王裕昆等都曾向我告别，互相打通了横的关系。这是违反秘密工作纪律的，反正要分别了，天各一方，犯点规就犯了吧！

我原在清华生物系，宿舍在清华园的明斋。1948年读完二年级后，我获准转系到与生物学搭界的农学院农艺系。生物系的同学邢金钟受我影响，也转入农艺

系。秋季开学，我们两人搬到了位于颐和园对面的清华农学院上课和住宿。

留校的地下党员大多都做了随时听组织安排撤回解放区的准备。最重要的是要制作一张假的“国民身份证”，以便在路上过关卡和应付军警检查。地下党有专人制造假的证件，但需要一张贴在证上的化装成学徒、小商贩、工人、商人等模样的半身像片。我和邢金钟都按组织指示，剃了平头，穿上件不同颜色、质量的中式袄、褂，到组织上指定的成府镇一家照相馆照像做好假证。12月初，通知我把邢金钟的假证交他让他先撤。我细看那假证，一副商人模样的相片上刻印了国民党机关的钢印，几乎看不出是伪造的。我心中暗自佩服地下党的精细工作。我向他传达了组织上交代的路线、接头暗号，还交代除路上吃、住、行的费用外，要多给他准备至少十几块大洋（银元），以应付敌人盘查，在被盘问刁难时可择机塞给他们，我们用此法已久，屡试不爽。我们两人手头的钱还差得远，组织上倒是说了如果自己无法筹集可以报告组织。我手头还有个父母给的金戒指和照相机，就赶快进城到一家拍卖行廉价卖了，算算足够了。那天傍晚就送他出校走了。不过，他到天津后往南走了两站就被赶回来了，国民党军已奉命把天津周围严密封锁了。原来，辽沈战役已取得辉煌胜利，解放大军已开始南下要进关了！

清华园在11月下旬就开始了迎接解放的工作。清华地下党总支按上级指示，布置各支部迅速做好国家财产和教职员情况的调查核实工作。我找了新发展的几个党员作了分工：我和邢金钟负责学校财

产和人员情况的调查，张福海、陆明贤、章贤瑜负责院外周边环境和国民党军动向的调查。我们想了许多办法，进行的工作大致有：一是在同学中发起为贫寒工友募捐冬衣。得到许多好心师长和同学的支持。我和邢金钟、陆明贤等把自己的好衣服都捐了，包括我的三身毛料子西服、中山装，都有八九成新；邢金钟的一件米黄色茄克外衣和陆明贤的一身毛料中山装也都相当新。衣服摆在桌子上，每位工友拿两三件，一会儿就拿光了，皆大欢喜。二是调查学院财产，其中最贵重的是几个实验室的各种新进口的仪器设备。我们就和管实验室的助教孙老师套近乎，取得他的信任和帮助，以想学习这些仪器设备使用的名义，请他带领我们一个一个实验室参观，逐件观看，搞清每台仪器设备的名称、用途、价钱等。我问，邢记，用了两个整天全部查点完毕。孙老师也没表现出有所怀疑，不知他心中是否猜到了我们的身份和目的。

三是调查人员情况。但我们连师生员工的名单都没有，怎么办呢？我想起在校卫队看见过一本全农学院的户口簿。当时正临近新年，就想了个主意：以学生会分会名义倡议举办新年晚会，老师、同学和员工们热烈支持。我找到校卫队的张队长，称联欢活动中一个有趣的节目需要每个人的姓名、年龄等资料，希望从户口簿上抄份名单。张说：“白同学，这还不简单，户口簿就在我这儿，你要什么来抄就是。”于是，我们不费吹灰之力搞到了十分完整的户口资料。我们抄清一份后，又根据我们平日了解的情况，加注了自己的看法和评断，如“进步”、“中间”、

“落后”、“思想较反动”、“可疑”等，有的还注上了具体情况，如什么场合讲过什么话，与什么人来往密切、形迹可疑等，这也算“情报工作”吧。

四是由邢金钟带领张福海、陆明贤等进行周边环境如颐和园、青龙桥一带的地形和社会情况与敌人动态的调查，重点是驻西苑的国民党208师军队的动向。他们做了尽可能多的调查和搜集材料的工作，还绘制了部分地图。五是章贤瑜负责附近村民情况和思想状况的调查。那时人们主要是害怕在这里打起来受到伤害。章也从村民处了解到一些敌人哨兵和炮位的布置情况，并顺便做些宣传和安定人心的工作。六是将各方面的调查汇总整理成调查报告上报，这项工作由我负责。后来听领导我的总支委员胡聚长说，一位分管我们的学委领导曾夸赞说“这个报告叙述具体，条理清楚，意见明确，写的人是个人才啊！”我听了自然十分高兴。

1948年12月13日夜，西北方向枪声大作，时紧时松。我和邢金钟料想今晚解放军肯定要占领这一带，立即派人密切观察周围动静，警惕附近的208师进行破坏。这时校卫队长老张跑来找说：“白同学，我知道你们几位肯定是共产党那边的人，请你们今晚就呆在这儿，八路军那边的人来了，请你们跟他们把我们的情况说清楚，要不他们进来，看见我这皮和国民党军服一样，可能一枪就把我毙了，那可就惨了！”我耐心地安慰他说：“你们放心，我们和你们在一起。”

天亮后，解放军四野先头部队到了青龙桥，我听说后只身走去，只见穿着草绿色军装的部队十分雄壮，还有些女战士骑

## □ 值年园地

着高头大马，十分威风。有一些老乡还与解放军搭话说笑，战士态度友好亲切。我问一位老乡，他说国民党军队半夜就跑光了。我高兴极了，但没有请示觉得不宜直接去找部队说什么，就回院骑自行车飞快骑到清华园，找到直接领导我的庞文弟汇报。他笑着说：“我们早已知道了，总支领导已去青龙桥找部队联系，有什么结果再告诉你。”他又叮嘱我还要警惕残余的国民党军队，如果解放军来农学院要很好接待等。

我回院后，邢金钟、张福海等报告周围环境安定平静，商贩已恢复买卖东西。下午有几位解放军干部模样的人来院，校卫队老张叫我去迎见。他说就是来了解一下部队周边的情况，听说这里是有名的清华大学的一部分也来问问是否安宁，是否需要他们进院保护。我说我们全院师生都盼望解放，欢迎你们。不过是否请你们进校请等我们商量一下。我找了院长汤佩松，他说军队还是不进校园为好，如果需要的话，由清华园那边的校方派人接军队进来比较好。那位团长听了说：我们尊重你们的意见，于是就将部队驻扎在离学院



白祖诚学长退休后出版的回忆录《路漫漫》第一部、第二部（上）、（下），约100余万字

不远的颐和园小学内。过了两天，庞文弟同志找我一起骑车去青龙桥部队驻地，见到了解放军某师师长吴彪，向他汇报学校情况并商量欢迎官兵进校与师生见面联欢等事。吴彪师长谈吐爽朗而幽默，还讲了点延安的小故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2月18日，解放军进驻清华园，以19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署名，在西校门张贴了奉命保护学校财产和人员安全的大布告。清华园从此解放了，全校欢腾。在地下党总支找驻军联系商定后，由校方和学生出面邀请解放军数百位官兵来校参观、联欢。学生和战士们在大操场跳秧歌舞，唱《团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呀好地方》等歌曲，以及新学会的《我们的队伍来了》、《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迎接解放的歌曲。至今每次回想，那情景就又在脑海中浮现，似乎当时欢欣鼓舞的泪水也又涌上眼眶。

2011年9月

### 七律 心语

○ 吕人和（1949-1951外文）

择英揽萃美名扬，  
水木清华日月长。  
一代名师留旧忆，  
几多学子启新航。  
流连应景同心语，  
睹物思人共脊梁。  
至赏芙蓉淑玉影，  
临观俊彦满庭芳。